

# 論一貫道本與非本 之思想的解經模式

## 從《論語》的幾則解釋談起（5）

◎ 鍾雲鶯

（接上期）

朱子以道之體用，以及理一分殊解釋「一以貫之」，說明「心」與「理」之間的關係，就思想的角度而論，朱子的解釋也與原始意義產生的疏離，因為就文本解讀，根本沒有牽涉所謂道之體用與理一分殊的問題。

之所以舉朱子解釋這段文字為例，最主要因科考的關係，從元·皇祐二年（1313）至清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朱子的《四書集註》成為科考必考的書籍，以及朱子進四書退五經之舉，影響中國士庶社會甚是深遠。朱子解釋儒家經典都不免與原始意義產生疏離感，正說明了儒家經典的解經者，經常在自己思想或時代思潮脈絡中解經，故其所開發的經典對解經者之「涵義」（significance）遠大於經典本身的「意義」（meaning）。其次，解經者常在具體時存情境之中解讀經典之「實存」的特質。（註37）因之解經者經常在這二種境況（situation）中進行解釋，一貫道的解經者當然也不例外。

「吾道一以貫之」可以說是「一貫道」名稱的來源，（註38）因之，一貫道特別強調他們不是「一貫教」，因為「道」是「本」，「教」乃屬於「非本」。而在這一章中，因牽涉了道統中孔子、曾子間的心法之傳，故而一貫道對這段文字的解釋，與學術界之說產生了極大的差異。

首先，曾子以「唯」回應孔子的問題，再加上門人不解孔子的問題核心，因此，一貫道認為這是孔子將心法暗傳曾子的證明，孟穎在其著作之「進德修業上的演繹」說：

夫子授心傳於曾子，曾子獨能體會一貫之道……是以曾子終傳聖道，承繼道脈，而為宗聖之故。又曾子的「唯」與當時靈山會上釋迦拈花，弟子迦葉的「破顏微笑」，須菩提在金剛經第二分的「唯然」相同，均是點明覲門後，聆悟無上法於心的喜悅。（註39）

這是典型一貫道信仰者對這段文字的解釋，之所以這樣的解讀，在於一貫道有認為「道」之傳經歷了一段長時間「單傳獨授」期，一師傅一徒。孔子之時，乃屬於單傳獨授時期，孔子本欲將「道」、「心法」傳給顏回，無奈顏回早逝，故而傳給曾子。一貫道經常以這樣的解釋，向道親們說明「得道」之不易以及「求道」的寶貴。因現在是三期末劫時期，上天不忍玉石俱焚，故而大開普渡，只要有緣有心向道者，都可「求道」。藉著孔門弟子三千，賢人七十二，卻唯獨曾子一人了解「自性玄關」之處，可見「道」之「本」的可貴，也是曾子列入道統之傳的主要原因。其餘的孔門弟子，雖也接受孔子的「教」化，但因時機之限，他們只能得到「非本」的教育、知識，以及人之爲人的道德修養。

再者，曾子回應師兄弟們「忠恕」二字，也是一貫道落實修己渡人的教義核心。吳靜宇解釋曾子回答「忠恕」二字時的心境說：

曾子得道，對一般的師兄弟說：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！」可是在他的心目中，真正的忠是忠於上天，忠於 老中上帝，這就是啟發他以後的「明明德」。恕是推己及人，啟發他以後的親民。曾子作大學「忠恕」兩字，一轉為「明明德」，一轉為「親民」。親民就是我得道，你也得道；我見 老中，大家都見 老中，也就是「恕」……推己及人，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。（註40）

「」是一貫道最高的人格神，就是「理」的形象化。吳氏將忠恕之推己及人轉化成修己渡人的宗教意義，（註41）在一貫道的解釋中時有所見，這樣的解釋也是站在歸「本」的角度理解。

一貫道站在道統之傳詮釋「一以貫之」的傳道之「本」，並以渡化衆生返「本」解釋「忠恕」，在儒學詮釋上，算是另類的創新！

## 陸、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」章之「本」與「非本」的解釋

這一章在一貫道道場上，通常與上一章拿來做一比較，因為上一章象徵著曾子得到返本歸根之「道」，而子貢則無此機緣，就如吳靜宇對這一章一開始即爲子貢解釋說：「唉！我真是糟糕，我怎樣這樣無緣呢？……我挺胸跺腳，我真的好難過，怎麼領會不到呢？」可見一貫道已將子貢的這段話加

入了沒有得到「心法」的情緒之詞了，吳氏接著又說：「因為他在夫子『予以一貫之』之後，無法接上下文，故把機會錯過去了，自己很後悔。」（註42）我們從一貫道這樣的解釋，就可以了解，一貫道對於經典的詮釋，會加以自己所處的境況，以及自己對經典的體會與運用，而這樣的詮釋角度，一直都是解經者逐漸疏離原典而闡釋自己思想的方法，只是一貫道以宗教修持的角度詮釋之，使得《論語》在一貫道解經者的筆下，充滿宗教味。

一貫道信仰者認為，孔子的傳道系統有二，一為學術，一為心法。學術（即夫子之文章）是人人可得而聞的，心法（性與天道）是孔學之精髓，沒有特殊的機緣與對「道」的體悟是無法得到的。因此，論聰明才智與能力，子貢並不亞於顏、曾二人，但對「道」的體悟，顏回第一，不幸早夭；曾子回應孔子以「忠恕」，則又在前者中外加機緣，故而一貫道解經者經常會將這兩段文章一起解釋，最主要說明「性理心法」在早期得之不易的證明，孟穎即說：

子貢的慨嘆最足以發人深省，孔夫子的六藝學問，學生們人人可以聞知，可是老師對天人的關係、人性的本源，形而上學，宇宙本體論，卻很少對一般學生討論，除了顏回與曾子外。蓋性與天道是對道脈承傳的一番印證。

又說：

蓋欲得聞心法須要多種機緣成熟方可得：（1）明師降世（2）與法有緣（3）真心求道（4）有千魔不改心，萬難不退志的心懷。則心法的承傳方有望。故孔子三千弟子中，雖貴有七十二賢，但得聞性與天道，而承傳道統者，唯有顏回、曾參罷了。（註43）

夢湖則說：

夫子罕言性與天道，乃因天道很大，性理又精微，皆是無形、無聲、無色、無像，又不容易說……足見道之寶貴及不輕易言之，乃天運之使然也。（註44）

我們由此可以了解，一貫道對於《論語》的這段文字，完全是站在一貫道的思想核心下來解釋的，不但與文本疏離，已脫離了傳統注疏之說，以「天運（命）」觀、明師降世、道統的傳承之「本」來解釋子貢的感慨；也藉此說明「非」本雖是人人可得，卻不是永恆不變的真理。爾今，因逢三期末劫，時人皆

可得到子貢所得不到的性與天道之「本」，若不掌握此一時機，喪失機緣，將被輪迴所驅役，不能自主。因此，一貫道對這一章的解釋，依舊站在「本」與「非本」的思想體系中解讀。

## 柒、「誰能出不由戶」章之「本」思想的闡揚

《論語·雍也》的這段文字，本是孔子借生活之事，感慨人既知由正門出入，為何行事不依正道而行呢？當然，當中所說的「道」乃指由孔子而發揚光大的「仁」與「禮」的具體內涵。

前已述及，一貫道對於「道」這個字，在解釋上都會將之神聖化，所以，這段文字與傳統解釋已大不相同。首先，「戶」是正門的意義，因之，一貫道會加重「正門」的涵義，因此，「正門」的意義乃由具有形象的門，被比喻成爲人之性靈出入的「正門」，也就是「玄關」，所以「何莫由斯道也」就會被解釋成「爲什麼不遵循這個明師一指之道走呢！」因此，孟穎解釋說：

戶，即門戶，喻指正義之道，又以性理心法的觀點言，即是自性門戶。  
道學則稱為玄關竅門。佛家則認為是正法眼藏，本來主人翁處，儒家的明德、良知。（註45）

### 【註釋】

（註37）黃俊傑，〈日本儒者對《論語》「五十而知天命」的詮釋〉，同註2，頁261。

（註38）在《一貫道疑問解答》「一貫道何時發現」說，「道」本自存在，故而一貫道與道一樣，未有天地，先有此道。至於解釋「一貫道」一名時則說：「十五代王祖覺一歸空時，瑤池金母降壇批示：東震堂始改一貫，稱一貫道。」東震堂乃王覺一當時所領導之組織的名號。參同註13，頁7。

（註39）同註29，頁295。

（註40）吳靜宇，《三教心法》（桃園：允聖行出版社，1987再版），頁40-41。

（註41）可參拙撰《民國以來民間教派大學中庸思想之研究》（臺北：玄同文化事業，2001）。

（註42）同註40，頁41。

（註43）同註29，頁349-351。

（註44）同註27，頁4。

（註45）同註29，頁425。

（續下期）